



2019年  
中国  
散文  
精选

中国作协创研部 选编

长江出版传媒 | 长江文艺出版社



# 2019年中国 散文精选

中国作协创研部 选编

2019  
中国  
散文精选  
★★★★★

图书在版编目(CIP)数据

2019年中国散文精选 / 中国作协创研部选编. -- 武汉 : 长江文艺出版社, 2020.1  
(2019中国年选系列)  
ISBN 978-7-5702-1387-0  
I. ①2… II. ①中… III. ①散文集—中国—当代  
IV. ①I267

中国版本图书馆CIP数据核字(2019)第259745号

责任编辑: 李倩 雷蕾

责任校对: 毛娟

封面设计: 徐慧芳

责任印制: 邱莉 杨帆

---

出版:  长江文艺出版社

地址: 武汉市雄楚大街268号 邮编: 430070

发行: 长江文艺出版社

<http://www.cjlap.com>

印刷: 武汉珞珈山学苑印刷有限公司

---

开本: 700毫米×1000毫米 1/16 印张: 22.25 插页: 2页

版次: 2020年1月第1版 2020年1月第1次印刷

字数: 328千字

---

定价: 39.00元

---

版权所有, 盗版必究(举报电话: 027—87679308 87679310)

(图书出现印装问题, 本社负责调换)

## 编选说明

每个年度，文坛上都有数以千万计的各类体裁的新作涌现，云蒸霞蔚，气象万千。它们之中不乏熠熠生辉的精品，然而，时间的波涛不息，倘若不能及时筛选，并通过书籍的形式将其固定下来，这些作品是很容易被新的创作所覆盖和湮没的。观诸现今的出版界，除了长篇小说热之外，专题性的、流派性的选本倒也不少，但这种年度性的关于某一文体的庄重的选本，则甚为罕见。也许这与它的市场效益不太丰厚有关。长江文艺出版社出于繁荣和发展文学事业的目的，不计经济上一时之得失，与我部合作，由我部负责编选，由他们负责出版，向社会、向广大读者隆重推出这一套选本，此举实属难能可贵。

这套丛书的选本包括：中篇小说选、短篇小说选、报告文学选、散文选、诗歌选和随笔选六种。每年一套，准备长期坚持下去。

我们的编辑方针是，力求选出该年度最有代表性的作品，力求选出精品和力作，力求能够反映该年度某个文体领域最主要的创作流派、题材热点、艺术形式上的微妙变化。同时，我们坚持风格、手法、形式、语言的充分多样化，注重作品的创新价值，注重满足广大读者的阅读期待，多选雅俗共赏的佳作。

我们认为，优良的文学选本对创作的示范、引导、推动作用是非常重要的，对读者的潜移默化作用也是十分突出的。除了示范、引导价值，它还具有文学史价值、资料文献价值、培育新人的价值，等等。我们不会忘记许多著名选本对文学发展所起到的巨大作用，我们也希望这套选本能够发挥它应有的作用。

这套书由中国作家协会创作研究部编选，具体的分工是：

中篇小说卷由牛玉秋同志负责；

短篇小说卷由胡平同志负责；

报告文学卷由李朝全同志负责；

散文卷由韩小蕙同志负责；

诗歌卷由霍俊明同志负责；

随笔卷由纳杨同志负责。

中国作协创研部

# 目 录

## 耿耿星河

- 幺姨的灿烂年华(节选) / 贺捷生 ..... 003
- 血脉, 涌动不息 / 王巨才 ..... 010
- 走进鲁迅图书馆 / 阿莹 ..... 016
- 又见大红袍(节选)
- 纪念人民艺术家吴冠中先生百年诞辰 / 赵李红 ... 019
- 巍巍金庸 / 余秋雨 ..... 026
- 让鸟儿带他去天堂 / 祝晓风 ..... 033
- 飞之殇 / 马力 ..... 040
- 追寻光明而行 / 黄文山 ..... 046
- 从洛阳花到野芳
- 欧阳修的滁州故事 / 潘向黎 ..... 050
- 扼住命运的咽喉 / 邢秀玲 ..... 056

## 议论风生

- 由文学奖想起 / 李国文 ..... 063
- 书的命运 / 蒋子龙 ..... 066
- 月光的收藏者 / 孔见 ..... 070
- 五四·鲁迅·孔子(节选) / 孙郁 ..... 076
- 丈夫襟怀(外一章) / 杨闻宇 ..... 082
- 诗的传统与传承 / 卓然 ..... 087
- 刘伯温的放达与郁结(节选) / 孤岛 ..... 091

## 古往今来

- 走进《敕勒歌》(节选) / 梅岱 ..... 097
- 月亮咏叹调 / 徐刚 ..... 109
- 大雁塔 / 陈世旭 ..... 118
- 回忆中的大运河 / 叶兆言 ..... 122
- 中国时令的内部结构 / 穆涛 ..... 127
- 五尺道(外一篇) / 素素 ..... 135
- 太平洋上的风帆 / 熊育群 ..... 140
- 南海渔家(节选) / 李焕才 ..... 143
- 漂泊中的永恒 / 李舫 ..... 150
- 杜甫在江南(节选) / 叶梓 ..... 156
- 夜语心灯(六题) / 蔡益怀 ..... 162
- 江南容器 / 黑陶 ..... 169

## 天高地厚

- 天边草原芍药谷 / 张抗抗 ..... 177
- 在黄河东津渡 / 韩小蕙 ..... 181
- 收藏(节选) / 王剑冰 ..... 186
- 上党从来天下脊(节选) / 杨晓升 ..... 193
- 惊蛰 / 陆春祥 ..... 201
- 温州水恋 / 褚水敖 ..... 208
- 种茶人都是传书人 / 葛水平 ..... 211
- 谁引清泉润京华 / 刘益善 ..... 217
- 家住百万庄(节选) / 彭程 ..... 222
- 螺丝钉简史 / 唐朝晖 ..... 231
- 植物园里的博物学散步 / 毛眉 ..... 237
- 东北偏北(节选) / 刘汀 ..... 244
- 老努尔旦和他的老马 / 阿瑟穆·小七 ..... 250
- 不落的船歌 / 杨俊文 ..... 254
- 梦想着偶然有一天再相见 / 红孩 ..... 259

## 心灵有约

### 我的老哥“乌皮”

- 记从长工到高工的詹云复 / 叶廷芳 ..... 263
- 兰姑姑的戏票(节选) / 刘心武 ..... 270
- 结婚·离婚 那些事(节选) / 梁晓声 ..... 277

生命的写照 / 朱秀海 .....	283
龙须沟与剧作家的 70 年 / 胡健 .....	287
一个雨夜的光芒 / 温新阶 .....	297
落叶掩埋住的青春 / 胥得意 .....	303
什么是“教育公平” ——忆我的小学老师 / 张曼菱 .....	310
女侠刘静 / 裘山山 .....	315
父亲是程颐的后代(节选) / 程绍国 .....	320
母亲与我的十二年(节选) / 梁鸿鹰 .....	327
我的兄弟叫四贵 / 杜卫东 .....	334
大命 / 甫跃辉 .....	339
到海边去 / 李美皆 .....	345



## 耿耿星河



## 么姨的灿烂年华（节选）

贺捷生

我骄傲地总是认为，我亲爱的么姨是不会被时光打败的么姨，万不得已，终于坐上轮椅了。这是一件让我们两代从长征路上走过来的女人，让一百零四岁的她和八十四岁的我，多少有些伤感的事。

从生命的下游到生命的上游这条河，么姨整整漂流了八十六年，比许多人的一生还长。

继续往前追溯，还有她的童年和少年豆蔻花开的那段年华。往后呢？这就要看已经创造生命奇迹的么姨，还能创造多大的奇迹了。你想啊，她出生在一九一六年，十三岁那年听说当红军的二姐也就是我妈蹇先任，嫁给了两年前在南昌翻江倒海然后回到湘西创建红军队伍的贺龙。十五岁在长沙听到了“九一八”事变的消息，打着小旗，义愤填膺地走上街头，响亮地喊出了“打倒日本帝国主义！”的口号。一九三四年七月，从风起云涌的省城长沙回到青山绿水的故乡慈利，只待了五个月，她便迎来那个暖风扑面的日子。

一九三四年十二月二十六日，么姨记得清清楚楚，就是在这一天，十八岁的她郑重地走出了在湖南慈利县城关镇的那个家，向红二、红六军团司令部所在的福音堂走去。一路上，她是否唱着歌，是否笑逐颜开、蹦蹦跳跳，我没有问过她。但她心情极好是肯定的，因为她是去找这支队伍的最高军事长官参加红军的，而且，她断定这支队伍的最高军事长官绝对不会拒绝她，也不敢拒绝她。因为，那个人，是她的亲姐夫。

别以为所有投身革命的女红军，都是曾经苦大仇深的童养媳，或者饱受皮鞭抽打的烈女子，就像《红色娘子军》里那个打不死就要逃跑的吴清华。一九二九年嫁给我父亲贺龙的我母亲蹇先任不是，此时此刻走向慈利县城关镇福音堂的我么姨蹇先佛也不是。她是那个年代最时

髦、最赶潮流的女生，也最有文艺范儿。她档案的第一栏，白纸黑字地写着：蹇先佛，一九一六年七月出生，祖籍湖南安乡，一九三五年七月毕业于长沙衡粹女子职业学校艺术系美术专业。

长沙当年不落后，你说从长沙衡粹女子职业学校艺术系出来的女生，能不新潮，能不亭亭玉立，能不文艺范儿吗？再说了，我的外公蹇承宴可是慈利县城关镇上小有名气的开明绅士、成功商人，在城东城西开着几家店铺，家里不缺她这个被视若掌上明珠的幺女那口吃的、穿的和用的。否则，他会把这个最小又最受宠的女儿往长沙送？往最费钱的女子学校送？后来，幺姨嫁给了红六军团被称为儒将的萧克，到了延安，被誉为红军中最美的女人，那可不是枉担虚名。埃德加·斯诺的前夫人海伦·福斯特·斯诺，就曾在《续西行漫记》中写道：“贺龙的妻子和萧克的年轻妻子是姐妹，姿容艳秀，有大家风度。”

我父亲贺龙那天在临时驻扎红二、红六军团司令部的福音堂布置扩红事宜，忽然感到眼前一暗，一个青春焕发的女子正站在他面前。父亲茫然抬起头，惊愕地看着我么姨，一时有些恍惚和手脚无措。因为比我母亲小七岁的么姨，跟我母亲长得几乎一模一样，只是比我久经战争锻炼的母亲长得更年轻、更朝气蓬勃。其实，我父亲在几个小时前才见过我么姨，不过，那是在大庭广众中，在觥筹交错的餐桌上。但是，当他和她单独面对时，还是被她的清纯和落落大方惊住了。

我么姨说，司令官，我来参加红军，你不会说不欢迎吧？

我父亲片刻的拘谨，被长沙衡粹女子职业学校美术专业毕业生的爽朗驱散了。他说，好你个蹇先佛，胆子不小，敢来这里找我！

我么姨说，打扰姐夫了，你一个堂堂总指挥，不会食言吧？

我父亲笑了，故意卖了个关子：参加红军可不是闹着玩的，你一个长沙城里的洋学生，细皮嫩肉的，当红军能干啥？

么姨何等机灵，她顺着我父亲卖的关子说，我一个正宗的长沙衡粹女子职业学校艺术系的毕业生，能写会画。不说大话，我一出手，比你们那些在大街的墙壁上歪歪斜斜写标语和画画的人，强多了，你打着灯笼都难找。

父亲诺诺而答，说那是那是，我们还真缺你这样的人。想了想，他话题一转，神情肃然地说，你得先与你二姐商量商量，听听她的意见。

我父亲提起他夫人，也即我妈是否同意我么姨参加红军，是有原因的：他们早知道一九二八年参加红军的我大舅蹇先为，三年前在湘鄂边

界的鹤峰被国民党反动派杀害了，连尸骨都下落不明。而作为湘西第一个女红军，我母亲跟着我父亲遭受了千般苦、万般罪。特别是最近这四年，我父亲带领红军主力从湘鄂西转战黔东南，我母亲因怀着我姐姐红红没有跟大部队走，被迫在卷土重来的白色恐怖中四处躲藏，每天与死神擦肩而过。我母亲在朝不保夕中生下我姐姐，好不容易带到两岁多，活泼可爱，却因一场麻疹袭来，最终死在她的怀抱里。我母亲也是在省城长沙兑泽中学毕业的洋学生，在残酷的斗争中练得铁石心肠。姐姐死了，她擦干泪水，亲手在山林的雪地里刨一个坑，把她埋了。我父亲不知道我么姨知道了这些，是否会被吓坏，但他想，如果她对生死没有足够的心理准备，就不可盲目走这一步。

么姨收敛笑容，认真地对我父亲说：姐夫，二姐跟我谈过了，说了革命的艰难，说了参加红军要流血牺牲。她还告诉我大哥牺牲了，我们都很难过，不敢告诉父亲。但我什么都想过了，所有二姐能吃的苦，我也能吃。

听到么姨这席话，我父亲说，那好，你当红军的事，我同意了，批准了。不过，话要说在前面，今后无论多苦多累多难，你都得给我忍着。因为，我虽然是你的姐夫，但也是这支队伍的总指挥，这支队伍的头儿。遇上生生死死的事，你可不能躲，说你是我贺龙的小姨子。

么姨说，姐夫，你放心吧，我们蹇家人没有说话不算数的。

那是一九三四年八月，中央革命军事委员会（简称中革军委）为避免中央苏区在第五次反“围剿”中遭受灭顶之灾，命令战斗在湘赣边界的红六军团率先西征，进入湖南与我父亲贺龙创建的红二军团会合，然后依托我父亲建立的湘鄂西革命根据地，开辟一片新的革命根据地，迎接中央红军战略转移。

红六军团是一支年轻善战的队伍，军团长、政委和参谋长，分别为一九五五年同时被授予共和国开国上将的萧克、王震和李达。当年的萧克只有二十七岁，毕业于黄埔军校第四期，已参加过北伐战争、南昌起义、湘南起义和井冈山斗争。为加强红六军团领导，中央在三位师领导的基础上组建军政委员会，派任弼时担任军政委员会主席。达九千三百人的这支队伍接到命令后，拔营起寨，匆促上路，连一幅像样的地图都没有。比如他们当时所用的贵州地图，就是从小学课本上撕下来的。

执行“湘西攻势”的红二、红六军团，在会师和整编后的两个月里，齐心协力，一路披荆斩棘，杀到湘鄂边界，在湘西永顺县的塔卧镇

扎下脚跟。十二月二十六日，在取得十万坪大捷、缴获湘西王陈渠珍两千支枪之后，占领了慈利县城。我外公蹇承宴就住在慈利县城关镇，红军进城时，我么姨蹇先佛和小舅蹇先超，就站在欢迎他们的队伍里。

慈利县城没有多少国民党守军，红二、红六军团攻进县城，几乎兵不血刃。我父亲进城后做的第一件事，就是去拜访在城东开染坊的岳父——我的外公蹇承宴。之后，在当地史料和我父亲的各种传记文字中，有说是我外公设宴招待我父亲一行的，也有说是我父亲设宴招待我外公一家的。比较一致的说法，是我父亲带去了副总指挥萧克、红二军团政委关向应和军政委员会主席任弼时及夫人陈琮英等。作为双方亲密沟通的桥梁，我母亲蹇先任当然也在其中。我十八岁风华正茂的么姨，则按照我外公的安排，充当蹇家亲善大使的角色，站在餐馆门口迎接来宾。客人入席后，她退到客人们身后，眼到手到，为大家端茶倒水。

被敬为泰山的我外公，理所当然坐在上座。我敢保证的是，我外公绝不是那种胆小怕事的人，当他望着不仅震动三湘四水，而且震动整个中国的我父亲贺龙，此时作为女婿坐在他身边，又望着我父亲带来的那些同样意气风发的青年将领和才俊，在喝了几杯酒之后，肯定慷慨系之，为自己的大儿子蹇先为和二女儿蹇先任先后加入这支队伍，感到由衷的自豪。接下来，他话锋一转，对他视为时代俊杰的各位说，我们蹇家怕是着了共产党的魔，先是我大儿子蹇先为、二女儿蹇先任跟你们当了红军，如今我的么女蹇先佛、二儿子蹇先超也不愿在家里待了，争着要跟你们走。然后爽朗表态说，我想好了，他们要走就走吧，人各有志，我不阻拦他们。又说，我知道江山是要拿命去换的，他们能不能跟着你们走到胜利的那一天，就看自己的造化了。

虽然坐在上席，我外公算是当仁不让的东道主，但有许多事情却被蒙在鼓里。例如，他一不知道在吃这顿饭前，我的么姨就跟我母亲谈过了，决定也跟着红军走；二不知道他的大儿子、我几年前当红军的大舅蹇先为，此刻已经牺牲了；三不知道，他的么女婿、未来的共和国上将萧克，此时此刻也坐在他的面前，正对他发出频频赞叹。

就是在这次宴会上，有说是我父亲，有说是任弼时夫人陈琮英阿姨，看见我一脸灿烂的么姨，不禁心里一动：英雄配佳人，这位有文化有教养的潇湘女，如果与二十七岁的红军才子、此时就坐在桌上的军团副总指挥萧克配成一对，真是再理想不过了。难得的是，萧克与我么姨都是湖南人，又都受过师范教育，两个人爱好相近，趣味相投，风俗习

惯无异。最不可思议的还在于，萧克从未接触过女性，情感上还是一页白纸，更没有许多投身革命的男人在老家留下的童养媳。他与我么姨如此相遇，可谓珠联璧合，是一种水到渠成的缘分。

后来人们才知道，正担任红六军团军团长和红二、红六军团副总指挥的萧克，在那天的饭桌上，也一眼看中了我那像鲜花一样盛开的么姨。

见面后没多久，没有任何繁文缛节，在慈利这个被霞光映红的冬天，萧克和我么姨，在我母亲和么姨的故乡结婚了。

一九三五年，红二、红六军团发生了两件与红军长征史有关，也与我们贺、蹇两个家族有关的事：一是我母亲和我么姨先后怀孕了；二是这年的十一月十九日，在湘西战斗了近两年，红二、红六军团接到总部的命令，由我父亲贺龙和萧克率领红二和红六军团，分别从我父亲的故乡桑植刘家坪和瑞塔铺出发，踏上长征路，开始追赶中央红军。

许多人不知道，在这支长征队伍里，贺、蹇两家拖儿带女，扶老携幼，老老少少，男男女女，多达十几口人。其中，我在这年的十一月一日出生，生下来仅十八天，就被父母放在襁褓里背着走，或放在马背上的摇篮里驮着走。我么姨最苦，她是在贵州境内才发现怀孕的。在接下来的道路上，未来被称为“红军姊妹花”的我母亲和我么姨两姐妹，一个背着越来越沉的我走，一个挺着越来越大的肚子走。

因为分别跟着总指挥和副总指挥，随自己所属的军团行军，我母亲姐妹俩在长征路上很少见面，与年仅十七岁、在红二军团四师担任卫生员的弟弟蹇先超更是难得一见。我母亲和我么姨待在一起最长的一次，是一九三六年七月，么姨的肚子已经大得到了瓜熟蒂落的时候。

在甘孜一住下来，我母亲就背着我来么姨身边。么姨给我们母女俩准备的礼物，是她节省下来的一点粮食和她亲自采来的一大把野菜。因为她肚子里的孩子越长越大，她已经省不下多少粮食给只有我母亲一个人定量的我们母女俩了。我母亲是来帮助么姨生产的，她知道么姨的预产期就在这几天。一路上，母亲都在为挺着个大肚子跋涉的么姨提心吊胆。就是在甘孜见面的时候，我母亲告诉了么姨那个不幸的消息：她们的弟弟、我的小舅蹇先超在翻越雪山时，因跑前跑后照顾伤员太劳累了，最终累死在雪山上，埋在雪谷里。这是我小舅所在师的师长卢冬生，在到达甘孜后亲口告诉我母亲的。

从甘孜北上，是一望无际的大草原。没等姐妹俩从悲伤中缓过劲

来，传来了部队开拔的号角声。我母亲和幺姨心知肚明，命令是她们的丈夫、方面军总指挥和副总指挥共同下达的，一定十万火急，没有任何商量余地。即使幺姨十月怀胎，一朝分娩，也只能生在半路上。

我母亲背着我，搀着幺姨，坚定不移地向草原深处走去。

第一天走了大半天，四野茫茫。幺姨突然哎哟一声，羊水破了，一时疼得失声喊叫，汗如骤雨，蹲在地上起不来了。幸好我姨父萧克不敢走远，一直伴随左右，急忙走上前来帮忙。但他一个带兵打仗的大男人，哪里经历过这种事？哪怕是自己的妻子，也束手无策。

我母亲生过两个孩子，有经验，也最镇定，当仁不让由她来帮幺姨接生。她四处逡巡一遍，看见路边有个藏民放羊用过的土堡，其实只有四堵颓败的断墙可以用来避风，忙让我姨父把幺姨搀进去；没有器械，没有产床，也没有水，就让姨父铲来一些草皮，垫在地上，铺上野营用的被褥，权当产床。然后指导幺姨怎么用力，怎么呼气吸气。

有什么办法呢，斯时斯刻，人还原成动物，天当房，地当床，连牛羊生产还有个避风遮雨的屋顶，幺姨却只能面对旷野的蓝天白云。

孩子生下来了，是个男婴。又到底是头胎，做母亲的正当十九岁，所以孩子结实、健壮，哭声响亮。姨父喜不自禁，顺着头半年给我取名贺捷生的思路，给他取名萧堡生，草原上土堡里出生的意思。

生完孩子，休息了几个小时，继续上路。虚弱的幺姨感到头重脚轻，天旋地转，像一张纸被风吹着在草原上飘。母亲告诉她，这是因为失血过多，慢慢就会好起来。而前路漫漫，必须抓紧时间启程，先可以躺在担架上，最终还是得自己走。一来尽量减少颠簸，帮助伤口恢复；二来不能掉队，路走一点少一点，落在后面就意味着死亡。再说，抬担架的士兵也东倒西歪，只剩下半条命了，不能拖累别人。

第三天，或者第四天，姨父让幺姨骑他的马。刚扶上去走了几步，就一头栽下来。亏得姨父在马下牵着缰绳，及时扶住了她。同志们见状七手八脚把她抬到路边休息，恰巧杨尚昆夫人李伯钊大姐率红四方面军剧团从此路过，问幺姨什么原因晕倒。姨父举起婴儿说，李大姐，我家属她刚生了孩子，流血过多，身体太虚弱了。李伯钊上前一看看，说失血过多是个原因，但主要是肚子里没有粮食，生生给饿的。说着，摘下身上装着大约有一斤大米的干粮袋，扔了过来。

幺姨挣开姨父的手臂，拼尽全身力气，追着李伯钊说，不行呀李大姐，过草地，粮食是每个人的命啊！但李伯钊头也不回地走远了。